



廣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

經籍考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誥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

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二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

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一十九卷註云伏生

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十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

召時伏生年九十九老不能行於是語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諺多與顏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三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三十餘篇卽馬鄭所註二十九

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

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亾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卦誓湯誓盤庚高宗形日酉伯摵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林召誥洛誥多方多士方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秦誓其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至魯共王好治

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

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

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

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

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吳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

傳科斗蟲名。一摹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

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

爲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

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

之書。皆誥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二。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

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鼎
命君牙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
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
卽命所行五十入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
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
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
四卷又大禹皇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
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
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
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橐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鳩
汝方夏杜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
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
器旅巢命歸不嘉禾戊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今亾承詔爲五十
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
以立訓傳約文中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

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

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

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

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

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

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

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

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

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竝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竝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夫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
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
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
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
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
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
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
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
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
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

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四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益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十六卷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

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曠曠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末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混錯所屬讀音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

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
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
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
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
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
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
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
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
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

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
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歛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
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
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也。
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
隸古易釋。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
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
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
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
凹簡一召誥亾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

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

文獻卷一百一十七
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

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亾繹字。其乖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繡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

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
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
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

七畧之外班氏新入之
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

通計亾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

王元感以下不註錄四家二十一

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